

T 5752.03/8181.1(2)

評語出像水滸傳卷之二

聖歎外書

第一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八人也乃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一部大書七十回而開書先寫高俅有以



第一回

高佺來而王進去矣王進者何人也不墜父業善養母志
蓋孝子也吾又聞古有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之語然則
王進亦忠臣也孝子忠臣則國家之祥麟威鳳貞璧方珪
者也橫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豎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
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則當尊之榮之長跽事之必欲罵
之打之至於殺之因逼去之是何爲也王進去而一百八
人來矣

則是高佺來而一百八人來矣王進去後更有史進史者
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記事今稗史所記何
事殆記一百八人之事也記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謂
之史也何居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庶人則何敢議也庶
人不敢議也庶人不敢議而又議何也天下有道然後庶
人不議也今則庶人議矣何用知其天下無道曰王進去
而高佺來矣

史之爲言史也固也進之爲言何也曰欲固自許雖稗史
然已進於史也史進之爲言進於史固也王進之爲言何
也曰必如此人庶幾聖人在上可教而進之於王道也必
如王進然後可教而進之於王道然則彼一百八人也者
固王道之所必誅也

一百八人則誠王道所必誅矣何用見王進之庶幾爲聖
人之民曰不墜父業善養母志猶其可見者也更有其不
可見者如點名不到不見其首也一去延安不見其尾也

無首無尾者其猶神龍歟誠使彼一百八人者盡出於此
吾以知其免耳而終不之及也一百八人終不之及夫而
後知王進之難能也

不見其首者示人亂世不應出頭也不見其尾者示人亂
世決無收場也

一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以天罡第一星宋江為主而先
做强盜者乃是地煞第一星朱武雖作者筆力縱橫之妙
然亦以見其逆天而行也

次出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蓋隱括一部書七十回一
百八人爲虎爲蛇皆非好相識也何用知其爲是隱括一
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曰楔子所以換出一部而天師化

現恰有一虎一蛇故知陳達楊春是一百八人之總號也

話說故宋哲宗皇帝在時其時去仁宗天子已遠

只是順手從楔子寫來却

將從來國步升降天運循環一筆提盡使

東京開封府汴梁宣

武軍便有一個浮浪破落户子弟

開書第一樣脚色作書者蓋深著破國亡家結怨連禍之

皆緣是輩始也言子弟則有爲之父兄者矣失教之罪誰實在之

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

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

却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

人便改作姓高各伙

毛傍者何物也而居然自以爲立人人亦從而立人之益當時諸公衮衮者皆是也

○奇絕這人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

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却是不會

甚矣詩書詞賦之易而仁義禮智信行忠良之

難也觀於高

傳不其然乎只在東京城裏城外挈間因挈了一箇生鐵王員

外兒子使錢

生鐵之子未有不使錢者可笑可歎

每日三五兩舍風花雪月被他

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休斷了二十春杖迭

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

極寫高休狠狠以深惡之

也。不許他在家却容他在朝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高休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

投適一箇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惜

客養閒人招納四方千隔滂漢子

有高休投托得柳大郎家一

住三年

一路以年計以月計以日計皆史公章法。一住三年

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

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休在臨淮州因得了赦

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却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

生藥舖的董將仕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資

發高休回東京投適董將仕家過活當時高休辭了柳大郎背

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

下了這封書董將仕一見高休看了柳世權來書如

書如自肚裏尋

思道這高休我家如何安着得他

看他處處安着不得與府尹所斷如出一口

苦是

箇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

却是箇掣閒的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斷

配的人舊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

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

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

曲折之筆

住了十數日

住了十數日董

將仕思量出一箇路數將出一套衣服

細甚妙甚不然迭配回來人如何可見小蘇學

士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休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炤人不亮

恐後悞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

蘇學士也而又曰小彼何人斯也

久後也得箇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仕董將仕使箇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俅逕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趙學士出來見了高俅看了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閒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里如何安着得他又與將仕如出一口見天下不容也不如做箇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裏做箇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王太尉也而亦曰小彼何人斯也他便喜歡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仕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住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箇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箇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

家人一般忽作一結結住下又自古道日遠日疎口親日近忽

一日省而筆勢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

請小舅端玉小蘇學士小王大尉小舅端玉嗟乎既已琴這端

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

大王是箇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間之事無一般

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誠乃巍即如琴瑟書畫無所

不通一樣省陽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又一樣

當日王都尉府中準備筵宴水陸俱備請端王居中坐定太

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

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

得好細巧玲瓏憑空忽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

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箇玉龍筆架也是這箇匠人一手做的忽然生出獅子又忽然陪出筆架却不在手頭明

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思那筆架必是更妙

不讚獅子却讚筆架而已讚獅子之極矣筆法妙不可言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

便見端王又謝了兩箇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了端王

相別回宮去了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箇鎮紙

玉獅子着一箇小金盒子盛了又陪一色用黃羅包袱包了又陪一色

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送去一路都是申薦此行却是高俅領

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着書呈逕投端王宮

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你是那箇府

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

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賢士大夫軍國重事

你自過去高俅道相領引進院公引到庭門高俅看時見端王

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文武雙穗條把繡袍前襟

拽把起揣在絛兒邊補生一句在絛下靴上寫足穿一雙嵌金

線飛鳳靴三五箇小黃門相伴着斷氣毬出踢毬身分奇妙之極高俅不敢過去

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箇

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箇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奇

奇文狀那高俅見氣甚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箇鴛鴦拐踢還

端王奇文瑞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

小的王都尉親隨姓名不作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

三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

心高休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

收了去那端王且不埋王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休道你這來會

踢氣毬你喚做甚屬玩器亦契子也既曰侯高休父手跪覆道

小的叫做高休始出姓名胡亂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

一回耍進身之易如此高休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

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為天下圓畸但踢何傷高休再拜

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休只得叩頭謝罪解

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先引一筆下高休只得把平生本

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那身分是一段這氣毬是

結住矣上一段却忽然從半一段今下一段便似鯨膠

句虛歇且益不恐言之也這氣毬一似鯨膠粘在身上的端

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休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過夜次

日排了箇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却說三都尉當日晚間

不見高休回來時正疑思間固非王都尉只見次日門子報道

說九大王差了箇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

來見了那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了馬

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心中大喜稱謝兩般王玩器只畧八席

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休特致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

做箇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欲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

侍殿下如何端王甚是歡喜執杯相謝二人又問話了一回至

晚開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中去不在話下了。都尉亦攪

端王便亦畧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休做伴之後留在宮中宿

而不論也食高休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寸步不離忽又作一結結住

法控有未及兩箇月未及兩箇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

商議冊立端王為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王清教主微妙道

君皇帝大書玉清一號以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依

道一向無事者無所事於天下也忽一日與高依道者天下朕

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

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依做到殿帥府

大尉職事以牛高依得做大尉選揀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

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監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

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

軍教頭王進開書第一籌人物却似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

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

呈來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係推病在家快

與我拿來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王進却無

妻子只有一箇老母二語是一部大書門面家年已六旬之上

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著軍正

司稟說染患在家見有病申狀在官高殿帥焦躁那里肯信定

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

定連累小人了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

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箇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依道你那厮便

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輕輕生出王昇以為帥怨之絲讀之

輕妙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依喝道這厮你爺是街市上使花

棒賣藥的駭你可省得甚麼武藝前官沒眼來你做箇教頭如何

五十二回 第二回

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何

罵王進句句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

吹高依妙絕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的小人偏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安

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廝衆多牙

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太尉上任好

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得此一筆便令王進為無瑕之高太尉

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

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擡頭看了認得是高依出得衙門歎口氣

道俺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却原來正是東

京幫閒的圓社高二看他文字極盡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

親一棒打翻三四箇月將息不起有此之不惟註明兼令高

宋將軍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大尉正待要報讐我不想正

功可笑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

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寫

進全是孺子之色不作英雄身分一子母二人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為土着只恐

沒處走為一百八人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

計較只有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

曾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里是用人

去處足可安身立命昔天下想來只此一處當下子母二人

母二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恐門前兩箇牌

軍是殿帥府撥來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

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

張

牌入來張牌分付道你先喫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里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喫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一箇當夜子母二人三子母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挾了擔又裝兩箇料袋袱駝拴在馬上的馬等到五更天色未明五更天色未明王進叫起李牌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錫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箇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又一箇王進自去備好馬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

外扶娘上了馬孝子家中粗重都棄了如書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擔跟在馬後孝子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不出酸取路望延安府來也去且說兩箇排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已牌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尋時一箇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牛並無有人看看待晚晚嶽廟裏張牌疑忌一直逃回家來又一箇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黃昏兩箇見他當夜不歸夜又不見他老娘次日兩箇排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次日亦無尋處兩箇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兩箇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廝待走那里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此自是王進傳耳與

彼二人亦復何涉
只如是日主好
不在話下且說王教頭母子二人四子母自

離了東京免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一月有餘省忽一

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

天可憐見慙愧了我子母兩箇五子母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

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

二人歡喜一段為錯過宿頭作地耳却宛然一幅在路不覺

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着一處村坊那里去投宿是好

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迤邐生出事情來

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里陪箇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

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時却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墻

牆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樹先寫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

多時只一箇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放擔○敲門多時猶未放擔寫趕路青景如畫

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

母子二人七子母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里前不

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

萬望週全方便莊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

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哥方便莊客人去多時出來說

道莊主太公教你兩箇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擔兒

就牽了馬孝子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先寫打歇下擔兒把

馬拴在柳樹上一路曲曲寫子母二人入子母直到草堂上來

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頭戴遮塵暖帽身穿

直縫寬衫腰繫皂絲絛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

直縫寬衫腰繫皂絲絛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

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二人九母子敘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們是那里來的如何

昏晚到此王進答道小人姓張第一箇原是京師人今來消折

了本錢無可管用要去延安府投迤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

了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假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

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箇頂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

位十母子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

桌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燙酒

來篩下只如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

道小人子母十一子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

請喫酒一面勸了五七杯酒搬出飯來只如二人喫了收拾碗

碟太公起身引進子母到客房裏安歇王進告道小人母親騎

的頭口相煩寄養草料望乞應付一併拜酬一路寫馬至此太

公道這箇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騾馬教莊客牽出後槽一發與

養後文水窮雲起王進謝了挑那擔兒到客房裏來一路寫擔

亦全仗此語作線忽作莊客點上燈火一面提湯來洗了脚太公自回裏面去

了王進子母二人十二子謝了莊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寫得

之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

進老母在房裏聲喚欲便接史進而嫌其突也又作遷延以少

也妙太公問道客官失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

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偏與聽得

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相瞞太公說老母鞍

五才子奇書 卷二 第一回

馬勞倦昨夜心痛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箇醫心疼的方叫莊客去縣

裏撒藥來與你老母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莊主何曾有

如此便好遷延王進謝了話休絮絮自此王進子母二人心方只因

轉出史進來耳王進謝了話休絮絮自此王進子母二人子母

二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道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

拾要行行文至此路絕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箇

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以一箇面皮約有十八九

歲拿你棒在那里使何意一轉有此炫爛之王進看了半晌不

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高眼慈心只是有破綻處不得真

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

俺經了七八箇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技一

看我說猶未了大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回耐

這廝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

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

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地端正如何是

高眼慈心亦才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

後生那里肯拜此處為史進負氣正令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

這廝胡說若喫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為師王進道小

官人若是不當村時較量一棒耍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

餘棒止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你不算好漢寫

進員氣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寫王這全是儒太公道客官既

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

好看大公道道這箇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
進道恕無禮去鎗架上四字妙蓋王進此來不曾帶拿了一條

棒在手裏來到空地上使箇旗鼓名家自有那後生看了一看

拿條棒滾將入來逕迤王進寫史進負氣好笑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

不是尋常家數那後生輪着棒又趕入來史進好笑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

裏劈將下來不是尋常家數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史進好笑王進却

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却望後生懷裏直掬將來只一繳不是尋常家數

妙絕只一棒法寫得便如生龍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

望後倒了史進好笑寫史進便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

又妙金是道休怪休怪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掇條凳子

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目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直半分師父

沒奈何只得請教妙絕史進快絕史進令人有生乎當如九紋龍之嘆也

王進道我母子二人十四日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無恩可報當

以効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與說一同來後堂坐下

自莊客殺一箇羊安排了酒食菓品之類與前就請王進的母

親如同赴席四箇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杯酒與

不說道如此師父高強必是箇教頭小兒有眼不識太山王進

笑道好不厮欺俏不厮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

來看王進的便是這鎗棒終日搏弄為因新在一箇高太尉原

那謂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大尉懷挾舊讐要奈何王進小人不
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十五子逃上延安府
懸侵托老种經畧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里得遇長上父子

不在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

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想即高太尉之

所詩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純是慈心高眼太公見說了

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前寫負氣

不打拜此寫拜了再又拜可見史進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

之於王進全不是今世拔拜門生也行文至此又路絕矣又無

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小華山轉處矣忽然先伏一奇峰

在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可稱老漢

的兒子從小不負農業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一氣死

了將母而去此其所以為王進也嘔死其母老漢只得隨他有

子不知使了少錢財投師受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

道身花繡肩膊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

龍史進一部書一百單八人而為頭元敘史進作者蓋自許教其書進於史矣九紋龍之號亦作者自讀其書也

頭今日既到這里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酬謝王

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

自當日為始喫了酒食留住王教頭母子二人十六母在莊上

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史太公

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不覺荏苒光陰早過半年

之上史進十八般武藝矛鎗弓弩銃鞭簡劍鋪櫓斧鉞并戈戟

牌棒與鎗杵一一學得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

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

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里肯放少不說道師父

只在此閒過了小弟奉養你母子二人十七母以終天年多少

五才子奇書 卷二第二回 五

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
 捕到來負累了你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
 着在老种經畧處勾當那里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
 立命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箇筵席送行托出一
 盤兩箇段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擔備了
 馬馬子母二人十八寸相辭史太公王進請娘乘了馬孝子望
 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如畫親送十里之
 程心中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灑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
 教頭依舊自挑了擔兒跟着馬子母二人十九寸自取關西路
 里去了安身立命話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役開書第一等人物從此神龍無尾寫得妙
 絕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老

小半夜三更起來補習武藝白日裏只在莊後射弓走馬寫史

進精神之極遂與春夏讀書秋冬射獵一樣爭勝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病

患證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

哉太公歿了完太公令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請僧修設好事

追齋理七薦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生天整做了十

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選了吉日良時出喪安葬滿村中三四百

史家莊戶都來送喪掛孝埋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史進家

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娶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

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箇月日時當六月中旬好筆炎

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提箇交床坐在打麥場邊柳陰

樹下乘涼史進亦有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采道好涼風

要寫人在松林裏張望却先寫風正乘涼哩只見一箇人探頭

在松林裏透過筆法妙不可言來得異若直起少華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

探腦在那里張望山作書亦有何難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

里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

人標免李吉筆勢忽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是

來相脚頭李吉向前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丘一郎喫

碗酒隨手掬出一矮丘二郎不知者謂是閒文却不知其便已

碗酒預陪王四以見李吉之於史進莊上人無一不熟也。喫

四醉妙因見大郎在此乘涼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且問

你往嘗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曾虧了你如

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如此過入李吉答道

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過入少華山史進道胡

說偌大一箇少華山恁地廣濶不信沒有箇獐兒兔兒以獐兒

出虎兒蛇鬼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轉入如今山上添了一夥

強人扎下一箇山寨聚集着五七百箇小嘍囉有百十匹好馬

此六字直與最後炤為頭那箇大王喚作神機軍師朱武第二

箇喚做跳澗虎陳達第三箇喚做白花蛇楊春一百單八人先

縱橫蒼這三箇為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

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拿他非表三人也因此上小人們不

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若無

便有睡裏夢裏之謂也不想那厮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你今後

有野味時尋些來仍結歸野味使李吉唱箇喏自去了元李史

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

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一路寫史進英

寫史進潤綽寫史進史進對眾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

箇強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廝們既然大弄必

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哩我今特請你眾人來商議倘若那廝

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眾人可各執鎗棒前來

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遞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

來都是我來理會讀之令人壯氣眾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

做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眾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

器械詳自此史進修整門戶牆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梆子拴

束衣甲整頓刀馬隄防賊寇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寨中三箇

頭領坐定商議為頭的神幾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氏出

處甚好能使兩口雙刀雖無十分本事却精通陣法廣有謀畧第

二箇好漢姓陳名達原是鄴城人氏使一條出白點鋼鎗第三

箇好漢姓楊名春蒲州解良縣人氏使一口大捍刀當日朱武

却與陳達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召

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

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裏防備官軍來

時好和他打熬看他曲曲折折而來跳澗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

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曰花蛇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

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奇曲之想便有奇陳達道蒲城縣人口

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里人民豐富錢糧廣有楊

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那箇九紋龍
更進是箇大蟲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肯放我們過去上文從史進說

到少華山便有李吉一篇奇曲文字此文從少華山說到史進便有楊春一篇奇曲文字真如雙龍天矯矣陳達道

兄弟好懦弱一箇村坊過去不得怎地敢抵敵官軍楊春道哥

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

雄說這人真有本事兄弟休去罷陳達叫將起來說道你兩箇

閉了鳥嘴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他只是箇人須不三頭

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嘍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去先打史家

莊後取華陰縣上文劫華陰縣是賓打史家莊是主賓者所以引乎主也此既得主仍不棄賓文章周緻之甚

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達那里肯聽隨即披掛上馬點了一百

四五十小嘍囉鳴囉搥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且說史進在右

莊前整製刀馬好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

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百史家莊戶聽得梆子响

都拖鎗拽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到史家莊上好看了史進

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膝

膊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

環刀從三四百人眼中看出妙妙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

了刀前面擺着二四十壯健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

鄉夫及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吶喊直到得北路口好那

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便將小嘍囉擺開史進

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四面巾身披裏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

衲襖脚穿一對吊墩靴腰繫七尺攢線胳膊坐騎一匹高頭白

馬

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

亦從史進眼中看出

小嘍羅趁勢便吶喊二員

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

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

有耳朵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

裏欠少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根經絲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

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白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

富里正

開話亦不落空

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倒來經絲我村中過

却不拿你倒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達道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閒話我便肯時有一

箇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

好話

陳達道好漢教我問誰史進道你

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

好計絕倒

陳達大怒道趕人不要

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輪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

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箇交馬鬪了多時史進買箇破

綻讓陳達把鎗望心窩裏搠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達和鎗擲

入懷裏來

便學王進家數

史進輕舒猿臂

字法

只一挾

字法

把

陳達輕輕摘離了嵌花鞍

字法

欵欵揪住了線胳膊

字法

只一手丟

落地

字法

那匹戰馬撥風也似去了

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

如畫

了衆人把小嘍囉一起都走了

史進叫綁陳達衆人趕走嘍囉

大將意在將小卒意在小卒

寫得極好

史進回到莊上將陳達

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

且把酒

那兩箇賊首一併解官請賞

此句極似發狠却不知正是遷延一部都用此法

來賞了衆人教且權散衆人

喝采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傑

衆人喝采文休說衆人歡喜飲酒却說朱武楊春兩箇正在寨

裏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嘍囉再去打聽消息只見回去的人

出嘍牽着空馬字字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

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

怎當史進英雄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

盡數都去與他死併如何寫陳達便有陳達寫楊春又有楊春朱武道亦是不可

他尚白輪了你如何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

和你都休寫朱武又楊春問道如何苦計朱武附耳低言說道

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再說史進正在

莊上忿怒未消只四字何等楊神何等氣色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裏朱武

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厮合休我教他兩箇一發解官快牽馬

過來一面打起梆子眾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寫得如正待

山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箇雙雙跪下擎着四行

眼淚神機軍師亦復名下無是史進下馬來史進上馬史進

史進如喝道你兩箇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箇累被

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一邊說解官請賞一邊當初發願

道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

同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

無計懇求今來一逕就死其言令人感泣望英雄將我三一人一

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並無怨心解官

於官也又日英雄手內請死其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直恁義

氣伐若將他去解縣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耻笑我英雄自

古道大蟲不喫伏肉出於史進便道你兩箇且跟我進來直是

留賢豈是開門揖盜快哉史進也朱武楊春並無懼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

跪下又教史進綁縛此反嫌其詐朱武之史進三回五次叫起

來他兩箇那里肯起來此反嫌其詐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橫槊二語

奇筆史進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

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寧

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此反嫌其詐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喫我酒

食麼不惟引入後廳又要酌酒相待此時三四百史家村人在外廳打麥場上大郎視之真如蚊蚋耳。寫史進龔糙可愛

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懼何況酒肉乎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

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忽為俘虜忽為上客快哉史進千載無此筵席朱

武傷春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杯少添春色酒罷二人謝了史

進回山去了史進送出莊門史進妙人令人想殺。真是成禮而別笑世上鞠躬之偽也自

回莊上却說朱武等二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非這條

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却也難得史大郎為義氣

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話休絮繁

過了十數日以下是一節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

箇小嚙囉乘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當夜敲門莊客報知史進

火急披衣來到莊前問小嚙囉有甚話說小嚙囉道三箇頭領

再三拜覆特使進獻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却望

乞笑留取出金子遞與史進初時推却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

送來受之為當叫莊客置酒管待小較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

銀兩賞了小較回山又過半月有餘以下又一節朱武等三人在寨

中商議擄掠得好大珠子又使小嚙囉連夜送來莊上史進受

第一回

了不在話下又過了半月以下又史進尋思道弄出也也難得這

三箇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箇裁縫自

去縣裏貢了三疋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箇

將大盒子盛了委兩箇莊客去送史進莊上有箇為頭的莊客

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為欲寫他巧言誤事却先

來之筆。大郎誤矣安見口舌利便頗能答應之人而能託事有成者君子鑒於此而知能文之士不足用也滿莊

人都叫他做養伯當史進教他同一箇得力莊客挑了盒擔直

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三箇頭

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

喫了十數碗酒先以山寨送禮引出史進送禮先以送禮下山

同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嘗嘗

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裏之物事不止

一日史進總寨裏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山寨

結一句已上文散敘三段總結在苜光陰時遇八月中秋亦總

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先使

莊客王四齎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莊

上赴席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

看了大喜三箇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喫了

十來碗酒有前文喫酒便令此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嘗送

物事來的小嘍囉一把抱住那里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

裏喫了十數碗酒寫王四酒醉不作一番便倒又轉出時嘗送

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好酒却湧上來跟跟

五才子奇書 卷二 第一回

踉蹌一步一頓走不得十里之路見座林子迤到裏面望着那
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標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

兔兒王四之醉也使借送物事小嘍囉回書之失也便借標兔李吉筆墨廻環幾鎖妙不可言若俗筆另添出無數人便

亂無致也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里扶

得動初是如只見王四胳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次是見

道這厮醉了那里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當聚

會自是生出機會來李吉解那胳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

和銀子都抖出來沾是無李吉拿起頻識幾字將書折開看時

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

語却不識得只認得三個名字只認三個名字是李吉道我做

獵戶幾時能發發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却在這裡二足誤

寫李吉出首亦復曲曲而來華陰縣裏見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個賊人

尉耐史進那厮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丘乙郎他道我來相脚

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廻環幾鎖銀子并書都拿去了

望華陰縣裏來出首却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

來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喫了一驚跳將起來却見四邊都

是松樹嘗讀坡公赤壁賦人影在地仰見明月二語歎其妙絕

法寫作王四醒來先見月光後見松樹便益先見影後見月便宛然晚步光景也此忽然脫化此

宛然五更酒醒光景真乃善於用古矣便去腰裏摸時胳膊

和書都不見了四下里尋時只見空胳膊在莎草地上王四只

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却怎生好正不知被甚

人拿去了眉頭一縱計上心來前特讚王四賽百當自道若回

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趕我出去不如只說

不曾有回書那里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到好
 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
 主人福蔭寨中三箇頭領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喫了半夜酒因
 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麼王四道三箇頭領要寫回
 書却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
 杯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脫節不是耍處上文極讚頗能史進聽
 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做賽伯當真箇了得王四應道小
 人怎敢差人路上不曾住脚一直迤回莊上於路只見松栢
林裏一隻死狗史
 進道既然如此教人去縣裏買些果品案酒伺候不覺中秋節
 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殺
 了四十箇雞鵝准備了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來少華山上朱

武陳達楊春三箇頭領分付小嘍囉看守寨柵只帶三五箇做
 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馬步行下山便令門外無馬
以為下文抵賴
 地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敘禮罷請入後園莊內已安
 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
 前後莊門拴了昭後不要
開門等句一面飲酒莊內莊客輪流把盞一邊
 割羊勸酒酒至數杯却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史進和三箇頭
 領敘說舊話新言只聽得牆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
 跳起身來道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撥
 條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寫得
妙只見是華陰縣縣尉在馬上引着
 兩箇都頭帶着三四百士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箇頭領只管
 叫苦外面火把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得似麻

林一般兩箇都頭口裏叫道不要去了強賊如不是這夥人來
提史進并三箇頭領怎地教史進先殺了一兩箇人結識了十
數箇好漢直教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泊戰船畢竟史進
與三箇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徽宗喜林靈素講經自稱教主道君皇帝蓋妖
魔之領袖也妖魔立於朝則百姓應於野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高俅至而王進行理有必然者水滸一百八人開口
先提孝子王進以見此人非盜併見一百八人非生而爲
盜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二

聖歎外書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此回方寫過史進英雄接手便寫魯達英雄方寫過史進
龔繼接手便寫魯達龔繼方寫過史進爽利接手便寫魯
達爽利方寫過史進剗直接手便寫魯達剗直作者蓋特
地走此險路以顯日家筆力讀者亦當處處看他所以定
是兩箇人定不是一箇人處毋負良史苦心也
一百八人爲頭先是史進一箇出名領衆作者却於少華

山上特地爲之表白一遍云我要討箇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便點汗了嗟乎此豈獨史進一人之初心實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蓋自一副才調無處擺劃一塊氣力無處出脫而鴛鴦之性既不肯以伏死田塍而又有其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勢呼聚之而於是討箇出身既不可望點汗清白遂所不惜而一百八人乃盡入於水泊矣嗟乎才調皆朝廷之才調也氣力皆疆場之氣力也必不得已而盡入於水泊是誰之過也

史進本題只是要到老種經畧相公處尋師父王進耳忽然一轉却就老種經畧相公外另變出一箇小種經畧相公來就師父王進外另變出一箇師父李忠來讀之真如

終雲在霄伸卷萬象非復一日之所得定也

寫魯達爲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讀之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爲人出力孔子云討可以興吾於碑官亦云矣打鄭屠忙極矣却處處夾敘小二報信然第一段只是小二一箇第二段小二外又陪出買肉主顧第三段又添出過路的人不直文情如綺并事情亦如鏡我欲列視其心矣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箇頭領跪下道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縛我三箇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如此疑忌何以謂之神機軍師只因此文獨表史進便不免相借一觀非真朱武出醜也

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若是死時我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口齒明快

表盡大郎生平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圖便且等我問箇來歷情繇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箇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反責之妙絕如書兩箇都頭道大郎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里寫史進嘔

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反責之妙絕李吉應道我本不知

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怕史進語因此事發

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

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

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進入莊裏來捉人三箇頭領把手

指道且答應外面畫如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箇都頭都

不必鬪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都頭都

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

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刀殺了了王四

喝教多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

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箇火把莊裏史進和三箇頭領全不

被掛鎗架上顯得三人不曾帶來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扎起莊後

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

面看史進却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莊門吶聲喊殺將出來

史進當頭四字獨表史進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并莊客

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是箇大蟲那里攔當得住寫得有聲勢

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箇都頭并李吉

筆勢史進見了大怒讐人相見分外眼明兩箇都頭見勢頭不

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却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刀把李吉斬

做兩段了李兩箇都頭止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家一朴刀

結果了兩箇性命此處殺李吉不殺兩都頭可也只是不殺便

要來趕便費周旋不若殺却令文字乾淨。有史進者史進殺之捉陳達楊春者陳達楊春殺之獨

不及朱武者所謂藏機於不用早為軍師留身分也縣尉驚

得跑馬走回去了眾士兵那里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

向縣尉士兵放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直到少華山上寨

門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忙叫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

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四字轉出一部書來一時間要救

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粗重什物盡皆沒了

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開

便是師父王教頭表盡史進不忘其本真可作一部大書領袖

也。我的師父王教頭開言便是此七箇字更無他句可以先

之史進胸中有老大在關西經畧府勾當我先要去尋他只因

學問一筆遂已寫盡

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

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時又作商議若哥哥

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

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今去意難留我若尋得師父

也要那里討箇出身求半世快樂可見英雄初念亦也要討箇

之盡入水泊是誰之過歟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箇寨主却

不快活只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箇清白好漢如何肯

把父母遺體來點汗了王進教法。乃所願則學王進也。此

不單表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定要去朱武等

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了史只自收拾了些

帶白范陽瓊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裏一頂渾青抓角欵
 頭巾頂上明黃纓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
 拖五指梅紅攢線胎膊青白問道行纏絞脚襪着踏山透士多
 耳麻鞋跨一口銅鈸磬口鴈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未
 武等三人衆多小嘍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酒淚而別真淚與前擊着
 兩眼淚當白回山寨去了只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
 路投關西正路望延安府路上來免不得餓食渴飲夜住曉行
 獨自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這里也有一箇經畧府莫非師

父王教頭在這里出華有牛頭蛇神之法令人猜測不出史進便
 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小茶坊正在路口
 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

茶史進道喫箇泡茶茶博士點箇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
 道這里經畧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
 經畧府內有箇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
 極多有三四箇姓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答得胡塗便道猶未
 了只見一箇大漢大踏步竟入進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箇
 軍官模樣頭裏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箇太原府紐絲金
 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絲足
 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
 部貉獠鬍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那人入到茶坊裏面坐下茶
 博士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位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
 身施禮道官人請坐拜茶那人見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

來與他施禮像條好漢方與施禮甚矣英雄之何兩箇坐下史

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酒家是經畧府提

轄姓魯連箇達字敢問阿哥看得上眼便你姓甚麼史進道小

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箇師父是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畧府中有也無

魯連緊緊只問史進史進緊緊只問王進寫魯提轄道阿哥你

得一個心頭一值眼裏各自有事極其精神甚麼妙寫出聞名

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全不答王進只是問史進

時不肯便伏心事史進拜道得一人知我各便不惜拜小人便是魯提

轄連忙還禮亦寫出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絕妙

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大尉的王進直到此處

史進答還王進筆法奇崛之極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

惡得高大尉實是一件事

聞他名字那箇阿哥遙望叫阿不在這里酒家聽得說他在延

安府老種經畧相公處勾當老種小種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

畧相公鎮守奇文訪老種相公却到小種相公治下等師那

人不在這里你既是史大郎時既是史大郎五字子奪在手

愛才之極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豪傑之酒

提轄挽了史進的手看他何等親熱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酒

家自還你欠一處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顧去兩箇挽

了胳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

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寫史進少年好事分開人衆看時中

間裏一箇人仗着十來條桿棒地上攤着十數箇膏藥一盤子

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

進看了却認得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尋不着一箇師父却尋着一箇

師父此師父前並不見彼師父後並不見真正奇絕妙叫做打

絕之文。此文與前小神經畧相公一段對看作章法虎將李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

何到這里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既是史大郎的也師父子奪在手和

俺去喫二杯榮李忠道待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

轄去妙魯達道誰奈煩等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

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

又昭史進又昭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罵道這厮們夾着屁

眼撒開不去的酒家便打眾人見是魯提轄一闕都走了如畫李

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如畫又

小當下收拾了行頭蔡囊寄頓了鎗棒二箇人轉灣抹角來到

州橋之下一箇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旂

在空中飄蕩二人來到潘家酒樓上揀箇濟楚閣兒裏坐下提

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的是魯

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

下菜蔬果品按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句但

有句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厮句只顧來聒噪妙哉此

往酒保下去隨即燙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桌

子三箇酒至數杯正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

隔壁閣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奇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盞兒

都丟在樓板上寫魯達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

憤地如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

五十一 卷二十一 第二回

甚麼接口你也須認得酒家看他托上語却怎地教甚麼人在

隔壁吱吱的哭攬俺弟兄們喫酒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酒

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攬官人喫酒這箇哭的

是裨酒座兒唱的父女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閒自

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得他來寫魯酒保去

叫不多時只見兩箇到來前面一箇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

箇五六十歲的老兄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

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

道了三箇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去便問你兩

箇是那里人家為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先是婦人說官人不知容奴

告哀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

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父女二人流落在此生受

此間有箇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

祿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

未及三箇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

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

得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没

討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里酒樓上趕座子

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父女們盤纏這兩日酒

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女父們想起這苦

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

員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麼可在那箇客店裏歇可那箇鎮

五才子書 卷二 第二回

關西鄭大官人句一在那里住句一。一連問四句句一。老兒答道次這

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

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女兩箇只在前面東

門裏營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只一字可以俺只道那箇

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一朝發跡便起別號尋這箇

肥臘潑才投托着俺小神經畧相公門下做箇肉舖戶十七字

十二字何等驚天動地却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

進道你兩箇且在這里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來快人快語

決為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會兩箇三回五

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

東京去如何眼中無父女兩箇告道若是能設回鄉去時便是

重生父母再長命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著

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箇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

五兩銀子來五兩。五兩來者約畧之辭也一錠十兩放在桌

上看着史進道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

與俺借些妙不知何時還。君子之酒家明日便送還你前云

酒家自還你此云酒家明日便送還你後云酒錢酒家明日送

來還你凡三處許還而一去代州並不提起作者亦更不為周

旋者蓋魯達非徑徑自好必信必果之徒所以不必還而天下

之人其說之然不必還而又非不還故作者不得為之周旋也

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是也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

十兩。史進銀多似魯達一倍非寫史進也寫魯達所以愛史進也放在桌上魯達看着李忠道

你也借些出來與酒家一視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銀子來二

箇雖與魯達同是一摸字而一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箇

箇摸得快一箇摸得慢須知之

第一二回

不爽利的人真是眼中不曾見慣曾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五

兩。二兩之不預此數可不為之大哀乎分付道你父女兩箇將去做盤纏一面收

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箇起身看那箇店主人敢留

你金老并女兒拜謝去了魯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勝

勝打勝殺勝三人再喫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

家明日送來還你又欠一處酒錢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

喫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箇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

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曾提轄回到經畧府前下處

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地睡了寫魯達寫出性情來妙筆主人家又不

敢問他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

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行李

明還了房宿錢弄清了柴米錢當便只等來日天明來日便去

此一段由明日曾達坐板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女父兩箇

先打火做飯喫罷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見曾提轄大脚步走入

店裏來看他為人為徹高聲叫道店小二那里是金老歇處小

二道金公會提轄任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道提轄官人裏面

請坐魯達道坐甚源你去便去等甚麼直幾爽快何金老引了

女兒挑了擔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里

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弄還了須

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官他哩魯提轄道鄭

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三箇字棹那店小二

那里肯放魯達大怒搥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得那

那里肯放魯達大怒搥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得那

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一掌一拳只等打落兩箇當門牙

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餽向店裏去躲了店主那里敢出

來攔他金老父女兩箇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

的車兒去了寫得好且說魯遜尋思麗人偏恐怕店小二趕去攔

截他且向店裏掇條橈子坐了兩箇時辰約莫金公去得遠了

方纔起身寫魯達逕到狀元橋來陡然接此一句如奇鬼肆擗

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猪肉鄭屠

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箇刀手賣肉大官人魯達走

到門則叫聲鄭屠叫得快人人利大官人彼亦居

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畫出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

掇條橈子來提轄請坐寫鄭屠屁滾尿流光景總見魯達平日

寫鄭屠平日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畧相公鈞旨鄭屠是相公鋪

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面奇

鄭屠道使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

厮們動手你自與我切奇鄭屠道說得是極小人自切便了

自去肉案上揀下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

包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

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此一段如何捕入筆

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箇時辰金老去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

人送去極其奉魯達道送甚麼鄭屠直是開口且住忽然一頓

承語出不好生事曲曲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

生出事來妙筆也要切做臊子奇情向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裏要裏餛飩

法則轉

肥的臊子何用。實不解曾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酒家誰敢

問他。以人治人只是相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嚇極生小人切

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包

下整弄了一早辰却得飯罷時候。金老一發遠了。前段此句在荷葉前此處在荷葉後法

變那店小二那里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攙來

又夾敘一句是小二又增出一句買肉的奇不可言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

去曾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剝做臊子不要見些

肉在上面。一發鄭屠笑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又嚇又惱曾

達聽得跳起身來拿着那兩包臊子在手睜着眼看着鄭屠道

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擄面打將去却似下一陣的

肉雨。只須鄭屠一包便疾接入真見筆墨鄭屠大怒兩條忿氣

從脚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把無明業火焰騰騰的按捺

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曾提轄早

拔步在當街上。好筆眾鄰舍并十來箇火家那箇敢向前來勸

百忙中偏又要夾入店小二却反先增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

了脚。又增出一句和那店小二也驚得呆了。百忙中處處夾店小

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

當街上曾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鉢兒大小拳頭看

着這鄭屠道酒家始投老種經畧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

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先敘自己一句使之你是箇賣肉的操作

刀屠戶。恐其居之不疑使連自家狗一般的人。還他也叫做鎮

關西。

五才子奇書 卷二 第二回 三

關西便似爭此三字者妙絕不爭此亦只爭此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

正打在鼻子上第一拳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

似開了箇油醬鋪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鼻根味塵真正奇文鄭

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忽歎口裏只叫打得好硬

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硬再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稍

只一拳第二拳在眼眶上打得眼棱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箇彩帛

鋪的紅的黑的紫的都綻將出來眼根色塵真正奇文兩邊看的人懼怕

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日忙中偏要再夾一句鄭屠當不過討饒吧魯達

喝道咄你是箇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酒家到饒了你你如

今對俺討饒酒家偏不饒你軟又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第三拳在

太陽却似做了一箇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鈸兒鐃兒一齊響

耳根聲塵真正奇文。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上口裏只

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魯達亦有假意之日寫來

偏你這廝詐死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

寫人偏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箇打死了他

酒家須喫官司又没人送飯大丈夫快活事他日不如及早散

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酒家和你慢慢理會

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魯達亦有權詐之日寫來偏妙街坊鄰舍并鄭屠的

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

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盤重都棄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

南門一道烟走了且說鄭屠家中衆人和那報信的店小二魯

已去何不報信讀之絕倒。小二忍知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

快哉以身先試之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

了老小鄰人運來

了得府尹陞廳金老之去全虧板

那延魯達之去亦虧候

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

署府提轄不敢擅自運來捉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署

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署聽得教請到廳上與

府尹施禮罷經署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

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

拏兇身魯達去經署聽說吃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

只是性格龕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須教他推問

使得經署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署處的軍官

為因俺這里無人幫護檢他來做箇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

你可拏他依法度取盟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與須教我父

親知道方可斷決惟日後父親處邊上耍這箇人時此語本無

何故讀之淚下又知普却不好着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緣合

天下人讀之皆淚下也行申稟老經署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署相公出到

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壓廳坐下魯達一發使喚當日緝捕

使臣押下文書捉拏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

十來箇做公的人運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却纔捉了

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問他王

觀察聽了教打問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舊裳和些被臥在

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里去跟尋州南走到州

北捉拏不見魯達一發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并房主人同

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拏得房主

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鄰佑人等點了件作行人仰着本地地方官人并坊廂里正再三簡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叠成文案一壁差人杖眼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隣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并下處隣舍止得箇不應曾達在逃行開箇廣捕急遞的文書急遞故魯達初到鴈門榜文已先張掛也各處追捉出賞錢一千貫寫了曾達的年用買批形貌到處張緝一千人等疎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且說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忽人四句如語似謔正是絕妙好辭第四句寫成諧笑下古獨絕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里去的是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却走到代州鴈門縣人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烟轉集車馬駢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箇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却見一簇人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曾達看見挨滿也鑽在人叢裏聽時曾達却不識字只聽得眾人讀道榜文在耳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係經畧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文未畢魯提轄正聽到那里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大叫道張大哥音文。王進自家偽姓張魯達你如何在這里闌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不是這箇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剝除頭髮削去鬚鬚倒換過殺人姓名藉

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剝除頭髮削去鬚鬚倒換過殺人姓名藉

五才子奇書
卷二
卒
恟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畢竟
扯住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王進奉母遇太公避高俅之禍也王進奉母
辭太公避史進之禍也大郎不守家業浪結強人彼少
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乃縣官所捕之盜卽無醉露回書
之莊客王四出首回書之標免李吉折柬相邀禍不旋
鍾王教頭於習武藝時早有以窺其微矣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二

聖歎外書

第三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看書要有眼力非可隨文發放也如魯達遇着金老却要
轉入五臺山寺夫金老則何刀致魯達於五臺山乎故不
得已却就翠蓮身上生出一箇趙員外來所以有箇趙員
外者全是魯達入五臺山之線索非爲代州鴈門縣有此
一箇好員外故必向魯達文中出現也所以文中凡寫員
外愛鎗棒有義氣處俱不得失口便讚員外也是一箇人

五才子奇書 卷二
要知道向前段金老所云女兒嘗嘗對他孤老說句中生出來便見員外只是愛妻面上着實用情故後文曾達下五臺處便有好生不然一語了結員外一向情分讀者苟不會此便日不辨牛馬牝矣

寫金老家寫得極小樣寫五臺山寫得大樣真是史遷復生

魯達兩番使酒要兩樣身分又要句句不相像雖難矣然猶人力所及耳最難最難者於兩番使酒接連處如何做箇間架若不做一間架則魯達日日將惟使酒是務耶且令讀者一番方了一番又起其目光心力亦接濟不及矣然要別做間架其將下何等語豈真如長老所云念經誦

咒辨道叅禪者乎今忽然拓出題外將前文使酒字面掃別淨盡然後迤迤悠颺走下山去並不思酒何況使酒真斷齋煉石之才也

話說當下曾提轄紐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奇文那老兒直拖曾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

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酒家不瞞你說因為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是魯達爽直聲口在別人口中便有許多謙遜此却直直云因為你上正迎着鄭屠

那厮被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不想來到這里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裏問得緊簇金老道

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回東
京去又怕這廝趕來極曲之情亦無恩人在彼搭救老兒口中

下無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

里做買賣就帶老漢父女兩口兒到這里廝殺了他就與老漢

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

皆出於恩人我女兒嘗嘗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員外後邊許

此句生出那箇員外也愛刺鎗使棒不重員外鎗棒只借嘗說道怎

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殼得見且請恩人到家

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敘得

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我兒大恩人在此畫那女孩兒濃粧

艷飾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

若非恩人垂救怎能殼有半日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

去請坐女子開口請上樓去視魯達猶父也然樓上已算曲室

掩後映魯達道不須生受酒家便要去不知何處去金老便道恩人

既到這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孝順如見

細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

飯來此句有三妙在內不可不悉一是視魯猶父一是女兒嬌

綠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魯達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

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掛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

下來寫得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新討的是分付那箇姬媛一

面燒着火那箇妙明明是一箇也一面燒火放在未買東西

若買了回來則老兒與小廝可以自燒姬媛為誇老兒和這卜

足矣只外宅二字難寫如此胡可易言作文也

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醞鵝肥鮮時新果子之類歸來一

面開酒自有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箇

盞子三雙筋嫌疑之極鋪下菜蔬果子喫飯等物疑嫗嫗將銀酒壺燙

上酒來又有銀酒壺。不不女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

方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

人聽稟前日老漢初到這里寫箇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父女

兩箇兀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

得你這片心魯達托大聲口如畫三人慢慢地飲酒嫌疑之極與調情者何以異哉將及

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奇魯提轄開窗看時只見樓下三

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裏都叫拿將下來叢裏一箇官人騎

在馬上口裏大喝道休叫走了這賊含糊雙關語妙絕魯達見不是頭

拿起登子桿替被金老接過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

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

句言語那官人笑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寫得淋漓

突凡真那官人下馬入到裏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樓上那官

人撲翻身便拜非寫趙員外義氣也寫金老女父下道聞名不

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

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酒家雖是問辭亦寫魯達托大意思老兒道這

箇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耶君子弟

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客來廝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魯提

轄上樓坐定重上樓去金老重整杯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

達上首坐地魯達道酒家怎敢員外道聊表相敬之禮小子却

達上首坐地魯達道酒家怎敢員外道聊表相敬之禮小子却

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為萬幸魯達道酒家是箇
粗鹵漢子。我與我周旋久方有此四字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

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為相識但有用酒家處便與你去。活魯達
之趙員外大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無賢無愚必要問及說些閒話較量

些鎗法。此三句令半喫了半夜酒各自歇了次日天明趙員
外道此處恐不穩便欲請提轄到做莊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

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地名七寶村。文殊菩薩風俗
一篇大文字必於前文先露一箇消息使文清漸漸隱隱而起

猶如山川出雲乃始膚寸也如此處將起五臺山却先有七寶
材名字林冲將入草料場却先有小二渾家漿洗綿襖

六月將劫生辰綱却先有阮氏鬚邊石榴花等是也便是魯
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再牽一疋馬來。俗本作叫牽未

及响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
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箇並馬行程於

路說些閒話。省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携
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

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管待魯達道員外錯愛酒家
如何報答趙員外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然讀之可笑可

言如何言報答之事評休絮煩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
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箇正在書院裏閒坐說話。書院裏說

避王進在史家莊身分也蓋員外愛鎗棒只是借作入港之法
耳非比史進是條好漢定要出色若此處不住書院說問話則
務要較鎗棒矣在員外何苦在魯達亦何以只見金老急急奔
來莊上逕到書院裏見了趙員外并魯提轄見没人。三字寫出
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為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

上喫酒員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

有些疑心便借前文入說開去昨日有三四箇做公的來鄰舍

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裏緝捕恩人思路曲折倘或有些

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酒家自去便了不知有趙員外

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悵若不留

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却有箇道理教提轄萬無一

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酒家是箇該死的人

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底不肯趙員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

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

殊菩薩道場寺裏有五七百僧人為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

祖上曾捨錢在寺裏醜話。一路每每於無意是本寺的施主

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裏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

只不曾有箇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

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背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二字寫盡如

今便要去時那里投奔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既蒙員外

做主酒家情愿做和尚專靠員外做主當時說定了說定者難

時說定者易之辭也之辭也當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疋禮物此處漏了

極力寫魯達爽直一句金老回去魯達自巳此處漏了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箇取路望五臺

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兩乘

去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

監寺出來迎接兩箇下了轎子好箇亭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先生一坐

異日無嘗到來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也

方悟今日如夢

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
於主遠出不易施主脚懶僧家心執盡此二字趙員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

剎相免真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喫茶趙員外前行魯達跟
在背後當時同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

首坐禪椅上寫魯達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你來這裏出家如何
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酒家不省得爽心直口我慕其心起身立在員外

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
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精細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

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中多有相續檀越處趙員外道
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

啓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剃度牒詞

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魯魯三實位前不寫盡姿是關內軍漢出身因見塵世艱辛信心人口頭清語鄭

情願棄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大慈大悲看趙某薄面披剃
為僧一應所用弟子自當準備萬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

答道這箇因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
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盞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

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座與眾僧自去商議道
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却恁兇險以眼取人眾僧道

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
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首座眾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

家的人形容醜惡相貌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

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撒得他的面皮你等眾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只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眾僧說道只顧剃

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維摩結經云菩薩直心是道場無諂曲眾生來生其國長老深

解此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却得清淨證果非凡汝等

皆不及他一箇支殊叢林其衆何止千人却不及一箇軍漢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

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長

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

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裏做僧鞋僧衣僧帽袈

裟拜具持詳此語寫得曾達出家可涕可笑。要知以極高典語寫極敗興事神妙之筆縫匠攢造新進士人紅袍新

嫁娘嫁衣裳極忙攢造新死人大斂衣衾新出家袈裟拜具亦極忙然一忙中有極熱一忙中有極冷不可不察兩日

都已宗備長老選了吉日長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大

眾整齊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

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裏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

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下巾幘打得好好寫得如畫把頭髮分做九路縮了捫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

遭都剃了却待剃鬚鬚奇魯達道留下這些兒還酒家也好從

名士多愛鬚鬚是一習氣魯達亦然見他各上風流也眾僧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

道大眾聽偈念道寸草不留六根清淨與汝剃除免得爭競通

佛法。謝靈運施與維摩却不知為闍草者備得一品然則長老之偈真為通達佛法矣。寸草妙長老念罷偈

言喝一聲叫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

牒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靈光

五十一卷書 卷二 第三回

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竟與長老長老賜名已罷

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

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與他摩頂

受記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歸奉正法三要歸敬師友三皈皆

法釋史只應如此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生能二不要偷盜能三

不要邪淫能四不要貪酒不能五不要妄語能智深不曉得戒

壇答應能否二字却便道酒家記得錯錯落落鹵鹵莽莽萬善

雷之明眾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眾僧到雲堂裏坐下

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事引魯智深

參拜了眾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選佛場坐地當夜無話

只是問着一筆却便使讀者眉飛肉舞次日趙員外要回告

和道明夜必有可觀手法之妙如此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眾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

長老在上眾師父在此疊此二語藏下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

是愚鹵直人早晚佛數不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是必連日書

少故能相萬望觀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

知至此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咒辦道參禪員外道日後自得報答

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人叢裏一句到松下

出一位作賢弟你從今日難比往宵含無數不好說的語於此

家員外來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二字是魯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

保重早晚衣報何得止是風雲入妙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

不索哥哥說酒家都依了二語有深趙員外東啣西嚙之意

依是真正依後日喫酒打人是當時趙員外相辭了長老再別

另自喫酒打人亦並非食言也

五十一子行書

了眾人上轎引了莊客挑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細。兩乘下

山回家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眾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業

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開殺英雄作者胸中血淚十

大修行人人自在法嗟乎菩薩六行度萬行面自莊嚴豈若肥

大食飽即卧形如飽者乎菩薩英雄也游行十方顧盼雄毅

右有一刹那頃合眼欲睡即是菩薩行放逸法奈上下肩兩箇

何讚歎睡眠云是善法而令人入於惡道耶

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

道酒家自睡于你甚事八字說得有情有理禪和子道善哉智

深喝道團魚酒家也喫甚鱸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

團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喫那得苦也此等世人以為上下肩禪

和子都不采他繇他自睡了元人曲云破次日要去對長老說

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證果非凡我苦

苦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

自去了智深見没人說他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

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響一句。大要起來淨手大

六種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遍地都是一句。如何侍者稟

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體而叢林中如何安

看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長老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

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箇月省

也却用一攪字逗出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四字斷得

四五箇月中情事當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衣直裰繫了鴉青緘換了僧鞋大

踏步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亭子又坐在鵝項懶凳

上尋思道于鳥麼如夢忽醒俺往嘗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

今教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癯了寫得可趙員外這幾日又不

使人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喫口中淡出鳥來可見日前曾送來

○情場帝從天台智者受菩薩戒日食止米二掬而別以衣這

僕乘肉恣啖趙員外亦定曾用此法而雅俗之殊何啻河漢這

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喫也好寫盡英雄失正想酒哩四字畧頓

東海震起遙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

上面挑着桶蓋特地按下蓋着桶蓋四字那漢子手裏拿着一

箇錠子二語之妙正是索解人不得蓋桶上無蓋則顯然是酒

桶則蓋着手裏却拿箇酒嫩若隱若躍之間宛然唱着上來唱

道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蓐刀鎗順風吹起烏江水好似

虞姬別霸王不唱酒詩妙絕却又偏唱戰場二字拖逗魯達妙

此二言真使酒懷如湧○第一句風雲變色第二句水消瓦闌聞

極然正妙於如此蓋如此方俗好也不然竟各是各土歌詩如辨

亭畫壁一絕句故事矣○天下真正英雄如魯達李逵之徒只

是不好淫慾耳至於見女離別之感何得無之故魯達有酒

之李文遠有大哭之日也第四句隱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

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

兀那漢子你那桶裏甚麼東西不得不問者桶蓋之故也那漢子

道好酒此二字作一句却有兩段驚天動地文字在內一是酒

一是好○漢子差矣說是酒已當不起况加之以好耶

智深道多少錢一桶流涎極矣不好便喫只得問價其實身邊

飢來驅我手叩門拙那漢子道和尚亦只二字作一句寫你真

言辭是此一句矣那漢子道和尚又好氣又好笑你真

箇也是作要智深道酒家和你要甚麼使酒那漢子道我這酒

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箇不賣硬一句現出曾達原

身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

買酒喫仍放歇一句現出員外可囑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

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打亂屠時連用三句只一脚此處又用一句只一脚

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兩桶都提在亭上氣吸西江地下

抬起鏃子被打放在地下妙開了桶蓋先是甚好只顧昏冷酒喫無移

時兩大桶酒喫了一桶四字不是贊曾這酒量大正是智深道

漢子明日來寺裏討錢偏說寺裏回映已有法音向偏說那漢

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裏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那里敢

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兩頭輕重如何好挑分做兩拿了

鏃子物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下半口酒

却上來寫酒醉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

有節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纏在腰下露出春背

上花繡來綉爛奇妙不止搵着兩箇膀子上山來帥子煩申象

爾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筥來到山

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撞得爛醉了上

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裏貼着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

打四十竹篦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

口中念出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篦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

二來舊性未改無此一架便覺下語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句

可罵却偏擇此三字不惟惡口兼句你兩箇要打酒家俺便和你

厮打得意門子見勢頭不好一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盧

地竹籠攔他智深用手隔過揸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堂

快人口其聲清打得跟跟踉踉却待掙扎智深再復一拳第四

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魯智深道酒家饒你這厮跟跟踉踉

擲八寺裏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

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

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嘴邊起箇霹靂奇大踏步搶入來眾人

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好筆安間寬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

忙都退入藏殿裏去便把亮榻關了寫眾人活智深搶入塔裏

一拳痛一脚性發不在上二字正在下二字益此四字是打藏

人失手真打開亮榻二三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裏

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二五箇侍者

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

大蟲偏服慈心人所以為大蟲撇了棒向前來打箇問訊指着

廊下打箇問訊指着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不穿不缺又

不曾撩撥他們他眾人又引人來打酒家此又字長老道

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說善知諸根魯智深道俺不看長

老面寫盡醉中夾七酒家直打死你那幾箇禿驢公有髮耶長

得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牀上撲地便倒了勦勦地睡了好

眾名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如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

今日如何語不多而文勢本寺那容得這箇野貓奇亂了清規

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羅哩後來却成得正果沒奈何且

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來埋怨他便
了眾僧令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沒分曉是大德定評各自散去歇息

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尚兀自
未起乾葛湯良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堂來侍

者喫了一驚奇文出人意外轉過下句趕出外來尋時却走在
佛殿後撒尿佛殿撒尿四字自來不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

手也要淨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
道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

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
貪酒五不可妄語此五戒乃僧家嘗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

飲酒木第五戒前夜在第四此處又說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
是第一頓倒錯亂得好只合如此也

打了門子傷壞了截殿上朱紅榻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
口出喊聲於三句外另加四字如何這般所為智深跪下道今

番不敢了真正慚顏頓動不是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
酒戒又亂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

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
與他喫捨龍伏虎盡此數言然後知百又用好言語勸他一取

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深賞畏之乎愛之耳我做長

老亦必爾矣教回僧堂去了但凡飲酒不可盡歡承上文無數英雄

嘗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的喫了也胡亂做了大膽
何況性高的人不文之人見此一段便為作書者借此勸戒酒

朴之何也夫千巖萬壑崔嵬兀之後必有平莽連延數十里
以舒其磅礴之氣水出三峽削衝艷瀨可謂忽矣必有數十里

迤邐東去以殺其奔騰之勢今魯達一番使酒真是拋黃鶴揚
其氣而殺其勢則下文第二番使酒必將直接上來不雅文體
才子也才子胸中豈林裏小兒所知也再說這魯智深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

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此句不寫魯達改過亦具為要

忽一日天氣暴煖是二月間時令上文放緩是特特放緩此處

也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看看五臺山喝采一回寫

雄人必須如此寫便見他蓋天蓋地胸襟夫魯達豈有山水之鑒哉順智深再回僧堂

聲順風吹上山來引入市井及鐵匠妙筆順風吹上山來是二月風也

裏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裏其心不良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

福地的牌樓來忽然增出一座牌樓補前交之所看時原來却

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人無甚其筆力真乃以文為戲耳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

的為魯達快也有賣菜的又回顧山也有酒店為魯達快也有

麵店又回顧山智深尋思道千呆麼睦州有云大事已明如俺

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喫只知其一未知其好也是下

來買些喫這幾日熬得清水流鳥出猶可水流難當且過去看

有甚東西買些喫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里打鐵此來

專為喫酒却顛倒放過喫酒接出鐵店衍成絕奇一篇文字已

為奇絕矣乃又於鐵店交前再顛倒放過鐵店反插出客店來

其筆勢之奇矯雖虬間壁一家門上寫着父子客店老遠先放

謂隔年下種來歲智深走到鐵匠舖門前看時見三箇人打鐵

智深便問道兀那侍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從打鐵人

魯智深做和尚後魯智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錢地好慘瀨人

一冬不剃先有五分怕他那侍詔住子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

麼生活智深道酒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銕
底待詔道小人這里正有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
杖戒刀但憑分付智深道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

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二語
之甚正如便是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齊東野人相傳之言
方吐於口荒唐俚鄙偏如親見

此在小人固不足怪獨智深焦躁道俺便不及關王他也只是
是文人亦嘗不免何也說八十一斤便是那待詔道小人據嘗
箇人說八十一斤寫魯達又對直又好笑

說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
王刀也打八十一斤的古亦真有開王耶古開王亦真有刀耶

傳之而一人於耳便定要依以為式待詔道師父肥了絕爭得
所謂真正魯達非他人之所能假也字法奇
笑好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

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兩件
也乃半日只講得一件故家生

特我此語完足之妙絕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智深
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此語經紀人當日何

魯達性格相合故實要五兩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
作者特用之也必標出然為其偏與

爽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你利爽那待詔接了銀子道小人便打
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里和你買碗酒喫又爽利

達有胸襟有意興分明不是墮酒槽漢一鐵匠便要待詔道
拉之同飲而四五百禪人不聞偶過聞焉此特寫魯

師父穩便小人趕趁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鐵匠人家撒
鐵匠妙上只是寫智深耳行不到三二十步見一箇酒望子眼
若鐵匠真去如何是了此家桂酒望在簷邊是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裏
挑出在房簷上行行到始見與下望見別

面坐下敲着桌子極力叫道將酒篩來只三字描賣酒的主人

家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裏的本錢也是寺裏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使了不犯妄語戒否那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羅提波羅便道酒家別處喫得却來和你說話雖極要忍畢竟不是開口出的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又一樣直挑心坎裏躍出來前云房簷上是到門首方見此云智深一見直挑出在門前則此之第一家情更急景更妙矣直挑直走進去志精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寫得發第二家不是第一家也尤好笑是賣由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俺喫四字俺之為俺苦矣喫之為喫急矣極定是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

動身

可憐

三回五次那里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

了三五家都不肯賣

急

智深尋思一計

一生不用巧此處萬不

生箇道理如何能設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

出箇草帚兒來

又一樣此前一二家酒定粗惡矣不然何是箇

茅柴勝於長

智深走到那里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智深走

入店裏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

四字錦買碗酒

喫莊家看了一看道

一是魯達生得怕人和尚你那里來不是

五臺山

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重宜要買碗酒

喫不重說此句必要重說

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

父既喚作和尚又擗云師父一句而兩頭

我却不敢賣與你喫

智深道酒家不是四字情急你快將酒賣來

三說莊家看魯智

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

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喫了十碗來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

來喫喫了十來碗方問到肉者寫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

沒了偏不是牛肉偏要曲折到智深臨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

地上看時只見牆邊沙鍋裏煮着一隻狗在那里實酒莊家尚

龜上煮五臺山禪林僧人却將智深道你家見有肉如何不賣

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喫狗肉相傳有此言因此

不來問你智深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里便摸銀子遞與莊家

道不稱不看蓋難得者你且買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半隻

熟狗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

智深大喜自從請了史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連又喫

了十來碗酒喫得口滑只顧討那里肯住樂莊家到都呆了

道和尚只恁地罷四字妙勸從莊家智深睜起眼道酒家又

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妙答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

來盡興莊家只得又昏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

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裏不肯便盡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

明日又來喫補完不嚇得莊家目瞪口呆周知所措看他卻向

那五臺山上去了過往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亭子時坐了一

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攪拳使脚覺道

身體都困倦了即髀肉復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作

袖子搭在干裏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踞在

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了攤了亭

子

亭子

子半邊初坐時曾坐於此而今已矣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看時只見魯

智深一步一擲搶上山來兩箇門子叫道苦也這畜生今番又

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裏張時妙筆不張

時將使魯達白述耶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開了門把拳頭搥鼓也似敲

門兩箇門子那里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

金剛眼前奇員喝一聲道你這箇烏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

嚇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柵刺子只一板却似搥葱般

扳開了拿起一根所本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地泥和顏

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會

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兩座金剛兩樣打子。敲了一回等

之辭然已亭子金剛天崩地塌矣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目蜀來笑酒家便

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聽得一聲震天

賈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土

妙提了折木兩箇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

只見這首座監寺都事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

貓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

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好長老不在是

識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目來塑新的倒了亭

了也要他修葺這箇且繇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

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

沒奈何只得迴避他真正善知識胸中便有丹霞燒佛眼界你們見前日的行兇

麼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箇箇圓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只

在裏面聽接口將敘事帝說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

們不放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一句勝

不因此語衆僧聽得只得叫門子拽了太拴拽字繇那畜生入

來若不開時真箇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脚捻手拽了拴飛也似

門入房裏躲了衆僧也各自迴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

盡力一推撲地擲將入來喫了一交從上拽字扒將起來把頭

摸一摸妙景○悔直奔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

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鑽字妙我法中所都喫一驚

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裏哈哈地響看着地下便吐

着地下三字妙活是醉人○於吐前衆僧都聞不得那臭那者

也酒也狗箇箇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解

下終祀直裰帶子都必必剝剝扯斷了本是魯達脫下飛脚貌

腿來取出來便是俗筆今云脫智深道好好出於意正肚饑哩

扯來便喫衆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箇禪和子遠

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

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放

箇一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塞字那和尚躲不迭却

待下禪床智深把他劈耳朵揪住將肉便塞揪住對床四五箇

禪和子跳過來勸時上文只開得一邊故又補出智深撇了狗

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剝剝剝剝只顧鑿鑿字滿堂僧衆

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如火

首座那里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智深已大半禪客

都躲出廊下來躲出廊下來 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

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

又棍棒盡使手巾盤頭看一齊打入僧堂來眾人又打入去。

長老說知故開得快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四字奇絕精絕捨入僧堂裏

捨入二字奇妙如大蓋上文云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眾人都

趕在廊下然則智深已在僧堂外矣乃監寺都寺點起二三百

人倒打人僧堂來寫一時無犯之師頭昏眼黑可發一笑然是

猶未為奇絕之文也最奇者二三百人打入僧堂把漢了一箇

空方思退出更尋智深也乃今智深反從外邊捨入佛面前推

二三百人陣中來尋軍器大鬧之為題真不虛矣

翻供桌掇兩條桌脚從堂裏打將出來再打眾多僧行見他來

得竟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又退到智深兩條桌脚着地捲將

來眾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八字如

只饒了兩頭的小是即下妙妙口如此敘事勿忙錦如火當時智深直打

到法堂下只見長老陽道方成大開口打出長老來方是六

深不得無禮眾僧也休動手兩邊眾人被打傷了數十箇見長

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眾人退散撇了桌脚叫道長老與酒家

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妙不下此語定要醉到何時又

寫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攬擾了一場

妙絕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眾僧陪話此事前文不見

行文有犬牙牙錯之法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攤了亭子

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繇他你攬得眾僧捲堂而走這箇罪業

非小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

何容得你這箇穢汚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我安排你一

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完打傷了的和尚白去將息完長老
 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老與百座商議收拾了些
 銀兩資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是長老隨即
 脩書一封使兩箇直廳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裏立等
 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員外出醜矣回書來桂履長老說
 道壞了的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
 非員外薄情也若非此句則員外真像一箇人後日便不容易
 安置他日智深下山亦不可不特往別之矣不如只如此去却
 何等省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里布直裰一雙僧鞋往
 寫長老愛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
 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攤了亭子捲
 堂鬧了選佛場你這罪樂非輕又把眾禪客打傷了我這里出

家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作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
 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里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
 看你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里去安
 身立命此四字是王進所說世間淡泊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真
 長老指着魯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
 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畢竟
 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魯達為代州鴈門縣出榜緝捕之人恰遇着翠
 蓮的父金老愛翠蓮的夫趙老真絕處逢生也員外非真
 知魯達者以愛妾之故愛魯達不使為俗而使為僧不過
 令其避禍耳迨聞兩番使酒破壞佛法金老報恩之心盡

孤老代妾報恩之心亦盡惟聽智真長老發落不復再問
去向矣

其法前著...
良定命...
香粉...
新...
寒...
去...
豈...
其...
不...
其...
不...
其...
不...
其...
不...

